

冷熱集

任 鈞



冷 熱 集

(諷刺詩二十五首)

任 鈞

詩 人 俱 樂 部 版

一 九 三 六 年 十 一 月

每冊實價三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初版

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店

發行者 詩人俱樂部

著者 任鈞

詩歌書 冷熱集

目 次

不是詩(算是序詩)

古 國

導演讚

感謝慕沙里尼!

將軍還鄉

黑衣宰相的焦躁

希特拉的詫異(附圖)

歡迎!一九三六!(附圖)

麥克唐納的悲憤

我們的誇耀

新的「真理」

中國人的命運

公平的判決(附圖)

大刀的回憶

悼前淞滬商埠督辦

活 該

他們不是強盜
詩人的辭典掉了
一張廣告(附圖)
春天到了
應該把它禁止
一個忠告
李頓爵士微笑着
「和平的白鴿」——麥克唐納
無題
將軍的晚禱(附圖)
編後的幾句話

古 國

據說世間曾有一個著名的古國——
在這著名古國：
有着獨特的文化，
也有着偉大的學者和名家。

據說那些學者和名家，
的確非常偉大，
的確值得驕傲，矜誇——
他們能夠在轟隆轟隆的大砲聲裏，
能夠在敵國的飛機底下：
照常標點古書，照常寫作幽默小品，
照常吟咏花呀，月呀，我的小親親呀……
照常悠然地遊山玩水，
照常書齋裏喝苦茶……
一句話，他們能夠在屍城血海裏面：
照常恬靜閒適，照常飄逸風雅！

據說這事情終於傳到了意國，
連黑衣宰相也覺得他們實在不差；
他想：阿比西尼亞也是個有名的古國呀，
爲什麼却罕有這些偉大的學者和名家？
不然，我們意大利人，
不是也可以照樣毫不費力地，
在東非盡量「傳播文化」？……

導 演 讚

你說東洋的演藝落後嗎？

你說東洋沒有高明的導演嗎？

朋友，你大概忘記了那位有名的少將吧！

你瞧，他的導演手腕多麼巧妙：

一個個的演員都在他的指揮下面，

演得有聲有色，維妙維肖；

佈景已然富麗堂皇，

情節也來得極其複雜，曼妙；

意識呢，那更「正確」得

使天皇也不能不喝一聲「好」！

而且，那演出又何等的連貫和快捷嘍，

簡直是一齣又一齣，一套又一套！

以往的且不去說它，

光是最近就已經排演過不少：

剛剛做過「殷獅獅加冠」，

馬上又來一幕「宋將軍穿袍」；
據說，更精采的好戲又快要開場，
此刻他正跑來跑去，忙于編導！

少將，不，導演喲，努力吧！
支那是一個大好舞台，
出色的演員更是如泥似沙；
他們一定可以絕對聽你老指揮，
好讓你老變成東洋最高明的導演名家！

感謝慕沙里尼！

意國的飛機在天空裏拋擲達姆達姆彈了！

意國的坦克車在橫衝直撞了！

意國的氯氣炮在轟擊了！

於是——

阿國的男婦老幼成千成萬地死亡！

阿國的屋宇一幢一幢地被炸燬！

阿國的田園變成了廢墟！

你認為這是野蠻的行爲嗎？

你認為這是不人道的勾當嗎？

不，你是錯了——

據說他們是在教導野蠻民族！

據說他們是在宣揚歐洲文化！

你赤腳黑膚的阿比西尼亞人啲！

感謝吧，感謝仁慈的意國皇帝！

感謝仁慈的慕沙里尼！

因為你們現在總算見識了飛機，炸彈，毒氣！

總算見識了文明人所矜誇的一切殺人利器！

總算受到了歐洲文化最大的恩惠！

將軍還鄉

將軍還鄉了！

他怎麼不還鄉呢？——

此刻，委員長也做了，
麻煩的問題也解決了。

將軍還鄉了！

流線型的汽車十幾輛，
百多個侍從，全副武裝！

坐在汽車裏，

他不禁得意地想：——

鄉人見了我該多麼欣羨！
在他們的眼中，
我一定是個衣錦還鄉的漢王！

他又想：——

年老的母親呀，
也一定會高興得發狂。

將軍還鄉了！

可是，踏進大門，

一切却出乎意料——

白髮蕭蕭的老母，

劈頭就憂悶地對他囉嗦：

兒呀，你是知道的——

當你在長城外打仗的時候，

大家對老娘多好！多好！

他們都說老娘好福氣，

會養兒子，

簡直捧得老娘天一般高；

走到他們家裏去，

人家也從不敢怠慢，

茶到水到，酒好菜好！

啊，真的，大家對我多好！多好！

可是，現在却不對了：

人們都忽然在背地裏恨我，

甚至還有人當面罵我；

罵我是條老狐狸，
養出了一個『漢……』什麼。
（老娘也不曉得究竟是什麼意思，
也不曉得究竟是『漢……』什麼！
但聽他們的口氣，
那一定在罵人家是個奸臣或是強盜！
你想，老娘怎麼受得了！？
兒呀，你究竟在外邊幹了什麼來？
害得老娘在家
整天把悶氣受個飽？……」

委員長楞了半天，
一張臉紅得發紫了；
好容易才漏出了幾句話：
「娘呀，你不要聽他們好了，
他們是在故意跟我搗蛋，
他們是在故意胡說八道！」

「兒呀，我想也是他們亂說，

我的兒子怎麼會做奸臣，強盜！」

做娘的雖然嘴裏這麼說，

心裏却還是不能分曉：——

爲什麼人家從前不罵，

偏偏罵在今朝！?……

黑衣宰相的焦躁

誰說他不聰明呢？——

國內氾濫着經濟恐慌潮，

民衆已經怨聲載道；

于是他馬上來一套新魔術：

用對外侵略的方式，

使得一對對憤恨的眼光朝外瞧。

誰說他不得計呢？——

他對準阿國舉起屠刀，

要他們爲着意國的繁榮而犧牲；

要他們用血

來渲染他的赫赫勳勞；

要他們用肉

來墊牢他的動搖的寶座。

他預計：

要把阿國吞掉，
像吞一口牛奶或是一顆櫻桃；
他決心：
要把東亞的名劇，
照樣演它一套。

可是，誰曾想到呢？——
阿國究竟是非洲的雄獅，
絕不是東亞的馴羔；
各國也懷着鬼胎，
並沒有對日那麼「公道」；
使得意軍在前方陷于苦戰，
使得民衆的怨嘆更來得喧囂。

難道十多年的王座這回真要坍倒？——
黑衣宰相再也不能不感到萬分焦躁！



希特拉的詫異

希總理坐在辦公室裏，
提起了筆，他想把自傳修改一回。
因為在該書的某一章中：
他曾斷定黑人跟華人都是劣等民族
他曾把他們毫無偏袒地擺在一起。
在當時，他也認為十分恰當，
認為并不違背「真理」。
可是，此刻呢？——
他已經出乎意外地，在黑人中：
看到了阿比西尼亞，
看到了他們的英勇奮鬥，
看到了他們的抗敵勇氣；
這使他覺得黑人并不盡屬劣等，
并不盡是奴隸。
于是，他才下了一個決心，
決心要把自傳修改一回——

他要把黑人的地位稍為提高，
打算不再跟華人並提。

然而，事情是多麼湊巧喲，
電話機却在這時叮叮地響起；
原來是戈倍爾打了電話過來，
說是劉某已經提出抗議：

「他說自傳中不該把黑華並列，
因為那不免有侮辱之意」。

「什麼！」希總理不能不詫異了：

「難道他們真覺得要比黑人高貴」？

「是呀，其實他們還不配跟人家相比！」

電話是掛上了，但希總理還是萬分詫異：

「天呀，想不到他們還好意思提出什麼抗議」！

歡迎！一九三六！

——某軍火商的新年致詞——

歡迎！歡迎！第三個歡迎！

一九三六，你如今總算到來了！

啊，你把我等得好苦呀！

我等了 you 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

一年又一年；

而你却好像故意在捉弄我，

總不見你來到。

我也曾期待過約會的情人；

但我何曾這麼焦躁！

我也曾同樣期待過一九一四；

但她似乎也沒有你這麼會撒嬌！

啊呀，真的，你太狠心，你太狠心

你未免把我等得太苦了！

好，現在你總算已經來到！

啊，你想我該多麼高興！

告訴你，我簡直高興得心裏發跳！

我真好像忽然獲得了滿地黃金，

忽然佔有了滿坑滿谷的珠寶！

歡迎！歡迎！歡迎！第四個歡迎！

一九三六，你，我的情人，我的寶寶！

難道你如今還好意思再遲疑？

難道你如今還忍心再讓我發躁？

告訴你，一切我都已經為你準備好一

最厲害的殺人光！

最猛烈的炸彈！

最進步的自動步槍！

最怕人的大砲！……

還有，啊，還有別的許許多多！

總之，一切都已經齊全，

一點也不缺少！

一九三六！我的乖情人！我的好寶寶！

別再遲疑！

別再撒嬌！



快些發出來吧——

(不管在東洋也好，西歐也好。)

快些發出第二次大火拼的信號！

快些！快些！一刻也不要遲延！

一刻也無須猶豫！

我實在，實在，再也等不下去了！

麥克唐納的悲憤

麥克唐納終於吃了敗仗，

你想，他該多麼悲傷？！

誰不曉得他是個老牌政治家！

誰不曉得他是個「社會主義者」！

誰不曉得他曾是第二國際的幹部

誰不曉得他曾是英工黨的領袖！

然而，他終於吃了敗仗，

你想，他怎能不悲傷！？

他越想越難過，——

他尤其忘不了在西漢區

演說時所聽到的罵語：

「滾吧，你這大騙子！」

「滾吧，你這資本家的奴隸！」

「叱，叱，誰還要聽你撒謊！」

「叱，叱，誰還要聽你放屁！」

可是，此刻他已不再悲傷，
他祇在臉上浮起一絲冷笑，想：
「我曾受過皇上的洪恩，
我始終要替大英帝國出點力量！
陛下自會給我官做，
誰還希罕臭骨頭們的捧場！」

我們的誇耀

我們是個愛好和平的民族——
人家任意踐踏，屠殺我們，
我們可以始終不還手；
人家侵佔了我們的主權，
人家強搶了我們的領土，
我們也能夠愛好和平如故。

聖書上說——

「人家要搶你的外套，
你就把襯衫也脫給他；
人家要打你的右頰，
你就連左頰也給他打。」

我們却除開襯衫之外，
還肯把襯褲也脫給人家！

除開左頰之外，
還肯把屁股也給人家打！

一句話：

我們祇曉得愛好和平，
不曉得還有其他！

我們是個講究禮讓的民族——
強盜來了，
我們決不會拒抗，
反而把前面打開，
把後門也打開，
還要說聲「請」，
恭恭敬敬地讓他進來。

最值得矜誇的就是：
我們還能夠帶着滿身的血污，
不顧「激烈份子」的反對，
跟不共戴天的仇敵，
實行親善和提攜！……

我們是個頂愛面子的民族——
祇要面子上過得去，
一切都不成問題。

你要我們承認什麼條件和原則嗎？

可以！可以！

祇要彼此嚴守祕密，

祇要對內對外在面子上過得去！

你要叫將軍們實行什麼自治嗎？

那也未嘗不可以！

祇要別把「討厭的」字眼打出來，

祇要對內對外在面子上過得去！

你「淺狹的」西洋人噲，

你「近視的」西洋人噲，

你還要笑我們怯懦嗎？

你還要罵我們沒出息嗎？

告訴你——

這就是你們不瞭解的「東方精神」！

這就是你們學不到的「固有文化」！

新的真理

他們被捕了，
他們坐牢了；
爲什麼呢？——

據說因爲他們竟敢愛國！

他們上老虎橈了，
他們給打死了；
爲什麼呢？——

據說還是因爲他們竟敢愛國！

愛國就是犯罪！
愛國就應該吃官司！
愛國就應該被打死！
黃帝的子孫們，記住吧，
這就是新的法律！
這就是新的「真理」！

中國人的命運

一個褴褛的病丐
蜷伏在街角裏；
他病得十分厲害，
差一點兒就要斷氣。
但他還想活，
還希望有誰會大發慈悲：
給他一點藥吃，
或是把他弄到什麼地方去就醫。

一輛捕房汽車開過來了，
兩個西捕把他抬上車去。
你猜吧，他們要把他載到那兒？——
在一條小河邊上，
他被活活地扔進了水裏！
正如扔一隻破鞋，
毫不經意，也沒有半點猶豫！

朋友，你覺得這不是對待人類的手段嗎？

你覺得這是一種不人道的勾當嗎？

但，請你千萬別忘記：

被扔的是中國人啦！

被扔的是中國乞丐啦！

難道對待中國人，

而且又是對待中國乞丐，

也顧得到什麼人道不人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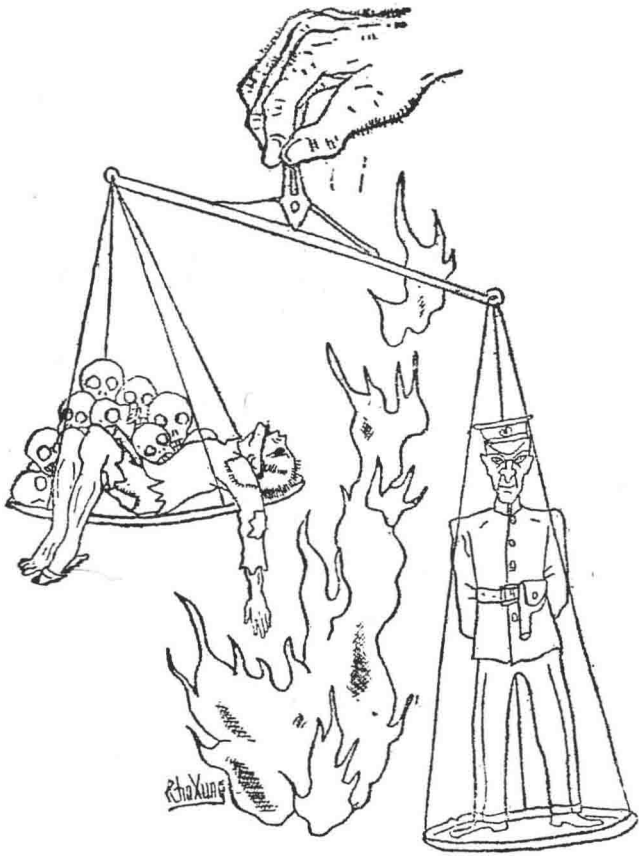
公平的判決

開庭了——
法官照例坐在那裏；
被告照例被押了來，
照例被問了籍貫和年紀。

法官宣佈了：
「馬上開陪審員會議；
然後再根據他們的意見，
作最公平的處理。」

這時候，議論在華人旁聽席上捲起：
「看樣子大概要判罪？」
「起碼十年，
殺了人，那有這麼容易！」

同樣，西人旁聽席上也沒有沉默：



「難道真要判罪？」

「笑話，被告是大不列顛臣民呀，
紳士，請你別要忘記！」

法官宣判了：

「被告無罪！」

理由是：疑點尚多，
不能判罪。

於是西人旁聽席上湧起了掌聲，

有的還不免叫喊幾句：

「擁護公平的法律！」

「擁護最高的正義！」

大刀的记忆

大刀渐渐地老了，
但大刀的記憶却還沒有老。

它記得——

它曾砍過不少的頭顱：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在上海，在南京，在北方，在南方，

在學校，在工場，

在熱鬧的街心，在靜僻的市梢。

那時候，它全沒分曉，

它祇知道，自己唯一的任務：

是在屠殺同胞；

正如一頭獵狗，

祇曉得亂撞亂咬；

人家的詛咒，謾罵，

壓根兒沒擺在心頭。

直到長城外發生了抗敵戰爭，
在暗黑的迷茫中：
它才認清了坦道一條；
從此，它才領會：
自己的神聖使命，
決不是在殘殺同胞。
你想，它該多麼惶愧，懊悔？
當它聽到從來的咒罵
突然變成了讚歌！
你想，它該多麼憤恨？
當他正要將功贖罪時，
上頭却頒下了停戰命令一道。

如今，突然，人家又把它搨出來了，
它的心頭正感到無限歡欣，
滿以為殺敵的機緣已經再度來到；
它不禁抖起全身的氣力，
打算好好地幹他一套。
可是，當它睜開眼睛一看，

天呀，却把它嚇了一大跳：
這那裏是什麼敵人？
還不是些自己的同胞！
這那裏是什麼敵兵？
還不些學生和民衆所形成的人潮！
看呀，他們一個個還擎着抗敵旗幟！
聽呀，他們一個個還喊着抗敵口號！……
於是，它馬上明白了一切，
不禁透出了一聲長嘆：
啊，想不到如今你們又要把我
朝原來的泥坑裏拖！

是的，大刀已經漸漸地老了，
但大刀的記憶却還沒有老；
看吧，有一天，它會憑自己的記憶：
再去找到自己的對象！
再去尋出那曾經走過些時的坦道！

悼前淞滬商埠督辦

說來誰能相信呢：

一個科學專家如你，
竟會不開窗門睡覺，
活活地給煤氣悶斃？
但又那由你不相信呢，
專家却已千真萬確地死去！

不過，死，對於你，
總不至于有什麼特殊的遺憾吧？——
因為你已經有一大串堂皇的銜頭，
因為你已經幹過種種「偉大的」事體：
你是前淞滬商埠督辦，
你是現任的副院長，
你是中國地質學權威；
當年，你會替洋大人和孫馨帥維持治安，
曾指揮大刀隊任意殺人如兒戲；

最近，你又發表過「堪察加」的「偉論」，
博得當代最大的「讚美」。

是的，我相信，死對於你自己，
當沒有什麼特殊的遺憾；
但，你曉得吧，有不少的人們
却不免異常苦悲——
譬如洋大人和軍閥吧，
他們就會感到：
又失去了一隻維持治安的鐵臂！
譬如我們的鄰邦人士吧，
他們就不能不長嘆一聲：
支那又弱了個「高明的」前輩！

活 該

活該！活該！活該！

一千個活該！

一萬個活該！

人家要你的土地？

人家要你的主權？

送給他好了！

何必跟他計較？

人家用大砲在轟？

人家用飛機在炸？

不抵抗好了！

何必還手？

何必跟人家賭贏輸？

你們大概不懂這個格言：

「忍一時之氣，

免百日之憂！」

活該！活該！活該！

一千個活該！

一萬個活該！

其實我們的敵人何嘗不跟意國一樣橫蠻？

我們所吃的苦頭也不見得比你們少！

但不客氣地說：

我們却比你們聰明！

比你們來得「巧妙」！

所以，如今才能夠——

照舊叉麻將，打茶圍，

照舊喝得醉醺醺；

所以，如今才能夠——

照舊在桃紅柳綠中：

伴着如花的愛侶遊春，

快活得像仙，像神。

而你們呢？——

却整日整夜都在

達姆彈和毒瓦斯的威脅下面過日子！

何苦來呢？真沒有意思！

活該！活該！活該！

一千個活該！

一萬個活該！

阿比西尼亞人呀！

誰叫你們硬要蠻幹？

誰叫你們的度量竟那麼狹小？

「好漢不吃眼前虧！」←

你們到底沒有我們聰明！

你們到底沒有我們「巧妙」！

他們不是強盜

跨過如山的屍體，

跨過廣闊的焦土：

意軍今朝闖進了阿京；

可是，「野蠻」的阿比西尼亞人呀，

你們千萬不要誤認——

他們不是強盜，

他們是曉得使用

毒瓦斯達姆彈的「文明人」！

帶着無數的坦克，

帶着無數的巨炮：

意軍今朝佔據了阿京；

可是，「野蠻」的阿比西尼亞人呀，

你們千萬不要誤認——

他們不是強盜，

他們是專門使用

槍炮來傳播文化的「文明人」！

詩人的辭典掉了

詩人十分悲哀，
因為寫不出詩來了；
為什麼寫不出來呢？——
因為詩人的辭典掉了！

你也許不知道：
這本辭典——
乃是海內孤本！
乃是寫詩的法寶！
在裏頭——
有着許多新鮮的字眼·
有着許多美麗的詞藻：
無論是「七絃琴」，「季節風」……
無論是「紫丁香的憂鬱」，「秋天的夢」……
無論是「玫瑰般的嬌嬈」……
都可以一找就着，一翻就到。

只要有它，
詩人就不難寫出一本一本的集子；
只要有它，
詩人的「靈感」就再也不會缺少。

但，不曉得怎麼一來，
這本辭典却弄掉了！
(究竟是給太太當舊貨賣了呢，
還是已經給小孩撕掉？——
那就連詩人自身也無從知曉。)
于是詩人寫不出詩來了！
于是詩人十分悲哀了！

一 張 廣 告

你還不曉得嗎？

你還沒聽到嗎？

博士公開講學了！

大師公開講學了！

地點是——

××公司大講堂；

設備完善，

地位寬敞，

沙發溫軟，

水汀開放：

包你滿意！

包你舒暢！

門票呢——

那更是不顧血本，

特別犧牲！

大司公減價

共計

中國人
不
看
算
中國人

...

博士講
大洋一角

相命

小半仙

(不要不要錢)



Xing

比說書場還要來得強！
每張祇售大洋一角，
並無其他茶水小賬！

博士公開講學了！
大師公開講學了！
大家聽講去吧！
大家領教去吧！

大師的學問和人格，
聲譽和地位：
其實也無須在下替他捧場。
一句話：貨真價實，
決無標榜！

誰不曉得他是當代的名流學者！
誰不曉得他學貫中西，
——時無兩！
他曾經到過外國好幾回，
一口英文簡直比洋鬼子還漂亮！

他所交結的人物
更來得冠冕堂皇！
你說吧，那一位大亨，那一位要人，
跟他不相識？跟他沒來往？
不久以前，
他曾漫遊北方；
好幾位省主席
都特別請他吃大菜，
特別請他演講！
沒有一個不對他表示尊敬！
沒有一個不對他表示欽仰！

博士公開講學了！
大師公開講學了！
大家聽講去！
大家領教去！
機會難逢，
請勿失之交臂！
只要你肯花上一角錢，

包你一切都滿意！
只要你肯花上一角錢，
包你瞻仰得到大師的威儀；
還包你能夠從大師的演講當中：
聽到當名流學者的祕訣！
聽到吃省主席們的大菜的哲理！……

春天到了

春天到了，
朋友，且讓我們來遊個舒暢！
祇要有租界好住，
大家就無須慌張——
「國家事，管他娘！」

春天到了，
朋友，且讓我們來把春花欣賞！
說什麼災民千萬，
說什麼到處春荒——
這全是些不相干的閒賬！

春天到了，
朋友，且讓我們來把風箏放！
人家的天空滿佈演習的鐵鳥，
這裏却祇有紙鳶飛揚——

誰說這不是古國才有的太平景象！

都應該把它禁止！

還是把它禁止！
什麼「走麥城」，
這已經不合現在的時勢！

是的，關公的確是個英雄，
他曾爲着君國而戰死；
但，這已經是三國時的故事，
這已經不合現在的時勢！
當代英雄要幹的事情很多——
委員長，主席……通通義不容辭！
怎能學關公，輕易在沙場戰死！？

還是把它禁止！
什麼「風波亭」，
已經不合現在的時勢！

是的，岳飛的確是個英雄，
他曾爲着禦侮而被人害死；
但，這已經是宋朝的故事，
這已經不合現在的時勢！
當代英雄的偉業應該是——
怎樣實行親善，提攜？
怎樣體貼友邦的意志？
怎能學岳飛，甘爲着禦侮而死！？

不錯，什麼「走麥城」
什麼「風波亭」，
都應該把它禁止！——
因爲它使得「英雄氣短」！
因爲它不合睦鄰的意旨。

一個忠告

朋友，怎麼，你又在吃梨子？

你又在吃桂圓？

唉，你這個人真沒有辦法，

一張嘴真饒，真饒！

但我對你說：

你還是不要吃了吧！

前車可鑑——

難道你已經忘記了「梨子皮事件」？

難道你已經忘記了「桂圓壳事件」？

什麼？在這中秋佳節

你非吃點不可嗎？

唉，我又要說你了：

一張嘴真饒，真饒！

好，沒法子想，那你就少吃點吧！

但須得遵守一個條件：

不許削皮，也不許去壳，
應該把它連皮帶肉一口吞完！
要不然——
萬一時疎忽，
把皮和壳拋在街子外面，
萬一也恰好落在「友邦」人士身畔：
那真不是玩！
真不是玩！
自己吃虧還是小事體，
引起了重大的國際糾紛那可怎麼辦！？
的確，朋友，小心些吧，
那些要削皮去壳的東西，
最好還是少吃一點，少吃一點，
要是你不容易把它連皮帶肉一口吞完！

李頓爵士微笑着……

李頓爵士微笑着……

正如他所預期着的一般——
有着不少黃臉孔的奴隸，
正向着他的「報告書」膜拜，
正向着他的「報告書」讚美：
「哦哦！你給了弱者以同情！
哦哦！你給了世界以公道！」

——我們的爵士那能不微笑？……

李頓爵士微笑着……

正如他所預期着的一般——
胡佛在賞識他的高明，
麥克在欽佩他的巧妙；

一切帝國主義者都想狂叫：

「呵呵！共管中國的好計劃！

呵呵！進攻蘇聯的好參考！」

——我們的爵士那能不微笑？……

李頓爵士微笑着……

他悠然地拿起煙斗，在想：

「我們的戲法究竟變得不錯！」

「和平的白鴿」——麥克唐納

麥克唐納要到羅馬去了，
麥克唐納要從日內瓦到羅馬去了，
麥克唐納要坐上飛機到羅馬去了。

歡送！——

我們的「軍縮」的守護神！

歡迎！——

我們的「和平的白鴿」！

真的，歐洲的風雲太險惡了！

真的，歐洲的空氣太悶人了！

我們需要「和平」，

我們需要「合作」；

我們需要「和平的白鴿」——

麥克唐納閣下！

「白鴿」在「羣衆」的歡呼聲中到了羅馬，
「白鴿」在「羣衆」的鼓掌聲中進了相府。
於是，他就跟首相慕沙里尼握手，寒暄；
然後才關上房門，據說要：——

「研究」歐陸的「和平」，
「商量」四強的「合作」。

「白鴿」從相府裏飛出來了，
首相慕沙里尼跟在後頭；
他倆的臉上都閃耀着興奮，得意的光芒……
但是，你聽，首相正在拍着
「白鴿」的肩膀說些什麼？——

「真的，有了他們就沒有我們，
應該趕快起來拔掉這共同的眼中釘；
但，你且讓我當個總司令吧，麥克翁！
這正是我們法西斯的拿手好戲。」

麥克唐納要到巴黎去了，

麥克唐納又要從羅馬到巴黎去了，
麥克唐納又要坐上飛機到巴黎去了。

歡送！——

我們的「軍縮」的守護神！

歡迎！——

我們的「和平的白鴿」！

真的，歐洲已經是個火藥庫！

真的，再度的大屠殺又快要來到了！

我們需要「和平」，

我們需要「合作」；

我們需要「和平的白鴿」——

麥克唐納閣下！

「白鴿」同樣在「羣衆」的歡呼聲中到了巴黎，
「白鴿」同樣在「羣衆」的鼓掌聲中進了總理官
舍。

於是，他就跟總理達拉第握手，寒暄；

然後再關上房門，據說也要：——

「研究」歐陸的「和平」，
「商量」四強的「合作」。

「白鴿」從官舍裏飛出來了，
總理達拉第也跟在後頭；
他倆的臉上也閃耀着興奮，得意的光芒……
但是，你聽，總理正在拍着
「白鴿」的肩膀說些什麼？——

「好，我們馬上就一同動手吧！
不要等到他們第二次計劃的完成。
但，我的佈置要比老慕更來得周密，
我很願意領導大家向前！」

麥克唐納要回到他老人家的故國去了，
麥克唐納要坐飛機回倫敦去了；
他仍然聽見「羣衆」的歡呼，
他仍然聽見「羣衆」的鼓掌。
於是，在他的臉孔上，

浮起了十分滿足的微笑；
但，他雖然一壁在心裏快活，
一壁却也不能不皺着眉頭想：——
看來老慕跟老達都想當總司令，
我老麥要怎樣才能夠把
統帥的金印拿到手裏？……

無 題

哈囉，親愛的鄰居！

你想要我的財寶嗎？

你想要我的田地嗎？

女子，拿去，拿去！

請你通通拿去！

誰願意跟你計較？

（你這淺肚狹腸的小鬼！）

女子在世間還有不少的公理

藏在人們的心裏；

看吧，最後的勝利究竟屬誰？

哪怕眼前吃點「小」虧。

怎麼，你竟得寸進尺，

還想要把我的院子佔據？

好吧，我且讓你

吞一顆炸彈下去！

難道你真的不怕老英和老美？

你看，他們的臉上
堆着多少醋意！
殺人用自己的刀，
還算不得聰明，伶俐！

嘿，你的腳還想要踏進
我的大門裏來呢！
啊啊，鄰居，你的野望
真是大得可以！
好吧，我索性把大門
也給你去管理，
祇要你不再闖進後院裏。

喂，鄰居，不要忙，
且讓我再給你一塊園地，
省得你再跟我糾來纏去！
什麼，你恐怕園丁老湯不答應嗎？
哈哈，那可未免過慮！

曉得吧，只要你給他一點顏色看，
他馬上就會嚇得魄散魂飛！

哎喲，鄰居，真沒有想到：

你如今還在對我的後院打主意！

啊啊，你真太不顧友誼！

啊啊，你真太不講道理！

但無論如何也得請你稍等一會：

你看，我的癮還沒有過足，

怎能坐飛機！

你看，一切細軟還沒收拾好，

怎能馬上逃去！

——鄰居，無論如何也得請你稍等一會！

將軍的晚禱

將軍回來了——

將軍坐着汽車回來了，

將軍摟着「女同志」回來了：

從××跳舞廳，

從××大酒樓。

他的身邊

還有舞姬的肉香縈繞，

他的嘴角

還遺留着珍饈的餘味濃厚。

將軍回來了——

他仍是一樣的興奮，

他仍沒有絲毫倦意，

雖然時光已經不早；

這自然是酒精的功能，

但鴉片和嗎啡的力量也不小。



我們的將軍
是個摩登的少爺；
我們的將軍
是個厚福的公子；
你看，他的油光的頭髮，
你看，他的筆挺的西裝，
你看，他的漂亮的豐姿……
可是，朋友，你千萬莫要小覷他，
以爲他是乳臭無知；
告訴你：
他乃是當代的要人，
他乃是「天之驕子」；
中國人不用說，
外國報上也儘有他的名字；
他曾把整塊的國土
拱手讓人，
也曾聲嘶力竭地向虎狼
高唱和平的調子；

他有着「高深的」哲學和信仰——
無抵抗主義；
他是耶穌基督的信徒，
他是聖雄甘地的弟子。

高爾夫，撞球，網球……
這是將軍所愛好的摩登遊戲；
酒，鴉片，嗎啡，女人……
這是將軍日常生活的全部；
狐步，華爾支，探戈……
我們的將軍更喜歡跳舞——
纖弱的腰肢，輕盈的步武……
啊啊，什麼權利，什麼國土，
讓它去吧，
那裏值得將軍的一顧！？

將軍回來了——
今晚是新春的佳節，
將軍的興致也就來得更濃；

雖然已經狂歡了整夜，
但他心頭還是烈火熊熊；
他正打算多邀幾位「女同志」，
再來對酌幾百盅；
可是呀，可是呀，
不知趣的祕書官却突然闖進了室中：
手裏一封十萬火急的電報——
××關開了火！
敵人在猛烈進攻！

這是一個「奇突」的消息，
把將軍弄得十分掃興，
把將軍弄得十分慌張；
但，這有什麼辦法呢？
這有什麼辦法呢？
難道我們的將軍還敢下令抵抗？
難道我們的將軍還敢有何主張？
不，他祇是焦灼不安，
不，他祇能淚湧心傷……

最後，他覺得絕望了，
於是，只好開始晚禱，
把臉孔朝着東方：

「萬權萬能的××陛下！
英勇無敵的海陸軍大臣！
請，請把小子的話聽清：
小子從來就是您們的順民，
正如小子已故的父親；
在小子的統治下面，
有着您們的許多特權，
有着您們的許多利益，
還極力禁止民衆跟您們搗亂，
難道這還不能證明小子的忠心？！

「去年的九月某晚，
你們突然朝着××進兵；
當時民衆和士兵都要抵抗，
說是已經忍無可忍；

但我却不准他們亂來，
帶騙帶嚇地叫他們鎮靜，
直到東北四省全屬您們；
因為，我知道，
這是您們的不得已的行動，
我明白，您們還別有用心——
還要朝着冰天雪地的北國前進。
陛下喲！
難道這還不能證明小子的忠心！？

「但是，陛下喲！

您們此刻又在進攻××關了嗎？

——唉，難道您們真的還沒感到滿足？

難道您們真的要把小子最後的巢窠佔盡？

唉，這實在出乎我的意外！

這實在未免把小子迫得太緊！

這無論如何也得請您們大發慈悲！

這無論如何也得請您們暫緩進行！

陛下喲，我在前面已經說過：

奉送東北，原是出乎小子一片誠心；
但這裏如今却成了小子僅有的巢窠，
將心比心——
目前小子怎好再把它輕易送人？！
陛下喲，如果您們一定要進攻，
一定要佔據，
不顧小子的稟請，
那小子就只好自盡，自盡，自盡！……

「萬權萬能的××陛下！
英勇無敵的海陸軍大臣！
再說一句：
小子始終是您們的順民，
正如小子已故的父親。
小子永遠不會忘記您們的權利，
小子永遠不敢辜負您們的恩情。
但求您們也別要操之過急，
使得小子簡直想要自盡！

.....

.....

萬權萬能的陛下喲！
小子永遠是您們的順民！」

我們的將軍真是虔敬：
從此每天雖然照常跳舞，抽大煙，
但他總不會忘記誠心的晚禱，
對着東方的「聖明」；
可是，同時，他也沒有忘記
把眷屬，財產移向南方；
因為他不曉得：
誠心的晚禱究竟靈不靈.....

編後的幾句話

五六年來陸陸續續地寫下來的諷刺詩，大致都收集在這一本小冊子裏面了。

自然，當初是並沒有出專集的野望的；但，近來，一方面因為頗想借此機會，作一個小結束，他方面，也由于朋友們的慫恿和鼓勵；于是，我才費了點工夫，把它們收集，編排起來，成功了這麼一本小冊子。

我並沒有專門研究過諷刺詩作法之類的東西，所以，老實說我真不知道諷刺詩是不是這樣寫法；因此，我寫下的究竟是不是真正的諷刺詩，也就不敢有什麼自信了。

好在目前國內已經有人在開始提倡諷刺詩的寫作，想來在最短期間當有不少優秀的諷刺詩和諷刺詩集的出現。所以這本小集子，若能盡點拋磚引玉的職責，則作者也就不能不感到意外的滿足了。

一九三六，十月，于上海寓中。